

0°

酷小说

李眉 著

北漂小姐

Bei Piao Xiao Jie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李眉 著

北漂小姐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漂小姐/李眉著. - 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2.8
(0℃酷小说)

ISBN 7-5008-2777-6

I. 北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720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 编: 100011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
版 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字 数: 260 千
印 张: 11.25
印 数: 1—10000 册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内容提要

一个名叫缪二的西域女子为了逃避无望的爱情，来到北京投奔女友，不料刚出火车站便被盗走全部积蓄，接着又寻友无果。走投无路中邂逅了疯狂诗人，与之尴尬地“同居”一室，开始了她在北京的漂泊生涯。不足两年的北漂经历，缪二的生活和心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爱人也被人爱——疯狂诗人和某商厦总经理的爱情没有让她感到欢欣，反而使她的生活多了一种沉重，她所有的痛苦都来自对离弃的恋人和少年时梦中情人虚幻的爱情。书中还从侧面真实地描述了其他几位北漂小姐迥然不同的命运。并揭示了文艺圈内个别丑恶的现象。本书人物情感刻画极为细腻、深刻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，既有抒情的浪漫又不乏黑色幽默的点缀之笔。

RB 6/43/07

作者简介

李 眉

原名李梅。

曾用笔名达里、灵梅、望梅等。

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名叫“梧桐窝子”的小团场。

先后从事过农工、宣传、自由撰稿、经营文化公司等职业。

1997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。

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《红颜沧桑》及发表其他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。

总有一些东西让人感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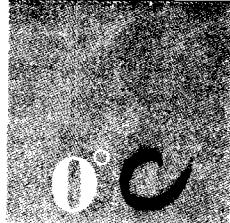
林 童

强沙尘暴弥漫在春天的北京上空，能见度大约只有 20 米，我忽然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的孤岛，有被淹没的危险。这两天，我刚好在读李眉的长篇小说《北漂小姐》。这种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意外的对接，的确深深地打动着，我也相信能够打动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们，无论这些人从事何种职业，是北漂还是南飞，东进或者西去。

我和李眉曾同在鲁迅文学院进修，后来得知她的母亲是四川广安人，我大学毕业分到广安教书，也算是四分之一一个老乡。从鲁迅文学院出来后，李眉便在新疆与北京之间奔波，为工作，为写作，近几年也常驻北京了。

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自然就成为了文学艺术青年的聚散地。写诗的，作小说的，搞美术的，弄音乐的，当影视演员的，曾有过工作或没有工作，为着自己心中粉红色的梦，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。作为北漂一族，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”。正是这样的生存危机，非常容易消磨掉人的意志与创作激情。

我却常常惊异于李眉的勤奋，时不时在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，并坚持长篇小说的创作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她并不以文坛在流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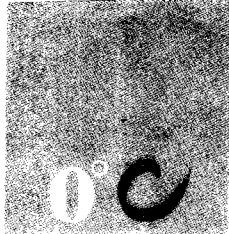


什么,马上就跟上去,而是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,潜心于文学创作。这并不是说她就躲进书斋闭门造车,恰恰相反,她非常关注当下的生活。她的《北漂小姐》,就是着力描写一群漂泊在北京的文化人的生存状态。

从北京西站、天安门、建国门立交桥、十里堡、三里屯、定福庄、杨闸等一系列地名可以看出,李眉力图给人一种印象:她所写的确是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,甚至有人会以为主人公就是李眉,因为李眉与缪二都来自于新疆。这与李眉强调作品的纪实性有关,只不过纪实性是她的表达手段而已。在当下的写作中,这是一种常用的手段,至于缪二身上有没有作家的影子,已并不重要了,只要读者喜欢这个故事就行。

北京已越来越成为一座移民城市。在我的阅读印象中,描写移民的小说,不论以哪个国家,哪座城市为背景,矛盾冲突往往非常尖锐,而且大悲大喜的时候特别多。在《北漂小姐》中,矛盾冲突中无处不在,有时也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序,但它已不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了,外在的人际关系内化为对人的心理及心灵的探索,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才是作者关注的中心。正是这些情感,才不至于让缪二迷失方向,并成为她生活与生存的原动力。

这与李眉的叙述方式有关。在这部小说里,我们发现了与一般描写风风火火闯神州的小说的不同。我们已太多地看过这样的小说:主人公,无论男女,来到某个地方,总是要经过一番人生的艰难困苦,但主人公正是在各种各样的磨炼中经受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考验,并坚定不移地朝着所设计的道路前去,通过自己的努力,或借助于某种力量,最后实现了所谓人生的价值——成为了成功人士。表面来看,《北漂小姐》也应属于这类小说。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着重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,而不是把缪二如何奋斗作为最重要的方面,她的奋斗史只起了结构故事的作用,所以自有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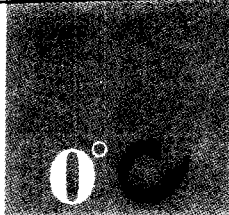
得我们期待与关注的地方。在人与人的隔阂越来越深，人与人的情感越来越淡漠的今天，书中所表达出来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人类的普遍情感，自然会打动我们，并唤醒潜沉在人们内心深处，早已被飞沙尘埃所遮住了的情感。即使缪二后来发现了自己费尽心血写出来的长篇小说《爱情使人憔悴》被人改为《为爱情而憔悴》，并以台湾著名女作家的名义出版了，她也只是感到不可理解，因为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：她的父亲病得很厉害，她这时正是要回新疆去看望自己的父亲！

我不知道缪二的书被出版意味着什么？如果她的书仅仅是被改头换面的话，它是否意味着缪二在文学路上的曙光？尽管这种结局让我们感到心酸。小说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阅读空间和想象空间。

从创作风格来说，这是李眉写作的新开掘：一种轻松的嘲讽。一方面基于她对现实的认识，另一方面应看做是她从青春写作走向成熟的信号。因为在生活中，李眉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。尽管我和她的交往快十年了，我几乎不同她开玩笑，以免自讨没趣。但她在小说里却幽了我一默。有一次，达摩到我处，大家聊天，谈到文学的话题，李眉说：信不信我把你们写到小说里？没想到李眉说到做到，我便成为这部小说中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边角料。我读到这里，真忍俊不禁。李眉差不多是用了漫画的笔法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上暗地调侃。这又未必不是李眉对文坛的看法与思考呢！

与缪二比起来，李眉要幸运得多。她还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，就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红颜沧桑》，现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其长篇小说《北漂小姐》，放在该社推出的青春系列“0℃酷小说”里，也的确够酷了。有道是：天道酬勤。

如果李眉有一天真成了文坛大腕，我也可以自我安慰地说：我和她是同学，还为她的小说写过序呢……



我的灵魂在尘土飞扬的都市飘荡，
我的女人在别人的客厅里流浪……

——曾恶的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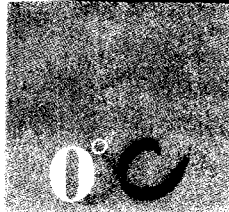


缪二来北京之前，已经设想过无数种崭新的或幸运或艰辛的生活方式。相同的是，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从见到裘乐开始的。

当她走出火车西站后才发现，每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头都遇到了麻烦，因为裘乐根本就没有来接站。她很意外，她的电报是四天前发出来的。

缪二站在宽阔的广场上东张西望，四周有许多或坐或站着的人，这些陌生人使她有了一种安全感。有两个肮脏的圆脸女人围上来向她介绍旅馆，她坚决地摆了摆手，两个女人便立刻转向下一个目标。

初春的太阳像女人的目光温丽静深，使缪二产生了一种暖融融的舒适感。



一位胖胖的挎着小布包的女人向缪二走来，女人显得慈眉善目、白净而又整洁，这让缪二产生了好感。胖女人手里抱着一摞《2000年北京市交通地图》，她圆润的眼睛隐然含笑地望着缪二，缪二不由自主地回报给对方一个微笑，然后掏出两元钱买了一份地图。

缪二放下手里沉重的皮箱和肩上的小旅行包，打开折叠的地图，开始寻觅裘乐正在进修的“中国新闻学院”的位置。没费多大工夫她便在朝阳区十里堡找到了她的目标，发现乘车路线很简单，她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那个地方。

她收起地图，准备背上旅行包提上皮箱上路时，却惊愕地发现她的小旅行包不翼而飞！

从车站派出所出来，缪二的双腿已酸软、麻木。那个毫不起眼的她认为比较有安全系数的小旅行包里放着 5000 多元现金，是她的全部资产！而她手里这只沉重的人时的她认为最不保险的皮箱却安然无恙，皮箱里装着她的衣物和几摞小说草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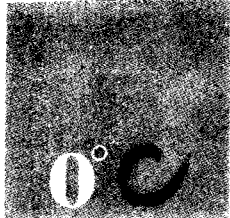
两行泪从缪二眼里涌了出来，她慌忙伸手把它们拭去，左右环顾，好在并没有人注意她，她摸了摸牛仔裤口袋，里面一共只有 18 元 4 角钱，她刚才躲在厕所里已经数得清清楚楚。

拐过一个圆弧形的车道，一股冷风迎面旋过，她猛地打了个激灵，随之精神也为之一振。怕什么呢？见到裘乐一切就都解决了。

蓦地，一阵“咚咚”的吉他声涌来，一个声嘶力竭的男音在吼唱：

.....

这是你的手在颤抖，



这是你的泪在流，
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，
你爱我一无所有。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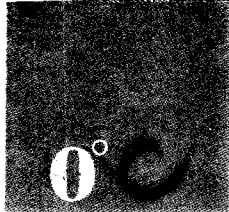
在公共汽车站，缪二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正眯着眼如痴如狂地自弹自唱。他看上去很健康，但是躯体矮小而又精致，一脑袋长发打着结许久没洗的样子。

唱歌的男子临风而立，他身上喷薄出的执著、傲然、歇斯底里似的疯狂使行人纷纷驻足观望，偶尔有人将一些零钱扔进他脚下的铁皮罐子里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他视若无睹。

缪二望着这个气质高贵的卖唱者，忽然心生一种感动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将手伸进牛仔裤口袋里摸了一会儿，她的手抽出来后，发现抽出来的竟是那惟一张“大票”（10元），她望着这张“大票”脸倏地红了，她犹豫了几秒钟，还是弯腰轻轻地把它放进了歌手脚下的铁皮罐子里，抬起头时，她看见歌手亮亮的眸子向她闪了闪……

2

从大铁栅栏门望进去，可以看见几幢爬满青藤的小楼，那些青藤实际上还有些许枯黄，嫩绿的叶片刚刚吐出芽尖尖，楼间有



许多已开得金光灿烂的迎春花，花间是一条曲里拐弯的小径一直通向幽深之处。

“真是个好人的好地方！”缪二不由想到裘乐在信中的赞叹语。

她盯着大门旁“中国新闻学院”几个苍劲、飘逸的大字看了好一会儿。题写此字的是当今一位著名的文学艺术大师，曾经当过部长级的官员。

大门前有两排桃树，却是红肥绿瘦的大好光景，缪二的情绪一下好转。

从铁栅栏门旁的小边门走进去，忽然听到一声沙哑的吆喝：“你找谁？”

缪二慌忙扭头，看见门旁的传达室里端坐着一位神情严肃的瘦老头，于是走过去。当她探着头正准备跟小窗口后面的瘦老头说话时，一眼瞧见她发给裘乐的电报正安安稳稳地贴在玻璃窗后面，她刚刚好转的情绪又瞬间一落千丈。

她瞬息间煞白的面孔吓了瘦老头一跳，他欠身把脑袋伸向窗外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大爷，裘乐不在吗？”缪二慌慌地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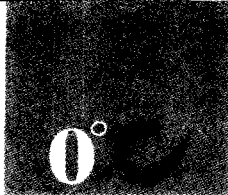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早就不在这里了。”瘦老头说。

缪二脑中一片空白，像忽然失去了影像的电视屏幕，闪着白色亮光，并且“哗哗”作响。

有几个结伴而行的女人从她身后经过，她们一边嘻笑着，一边用好奇的目光乜视她。

“大爷，裘乐在这里进修，她还没有毕业呢。”缪二终于抓回一线思维，她希望瘦老头儿弄错了。

“没错！你不是找裘乐吗？这个学院还能有几个裘乐？”瘦老汉的语气很不客气，好像裘乐把他得罪了似的。



“她为什么不在这里了？”缪二硬着头皮追问。

瘦老头儿扫了她一眼慢悠悠地迈着八字步走出来。他一只手里玩弄着两只锃亮的黑色健身球，用另一只手不动声色地敲了敲房门一侧的墙壁，然后又踱回屋里。

缪二看见那墙上贴着一张告示，已剥落了一角并且字迹模糊，看样子已经在上面贴了许久了。她仔细辨认着：

关于对进修生裘乐等人种种恶劣行为进行处理的通告

进修生裘乐于1999年9月进我院学习，学习期间屡有不良表现，曾多次受到院方严厉警告，而不知改过自新，且越闹越出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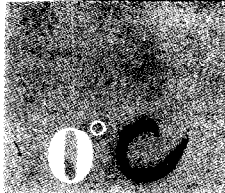
圣诞之夜，其聚集十余人在宿舍楼下大厅里点蜡烛、唱歌、喊叫、酗酒、跳不雅观的舞、放收录机大声喧闹至凌晨，并且在教室黑板上书写攻击、污辱院方领导人格的恶劣文字。

该生种种行为违反了学校的作息制度，严重影响了同学们的正常休息，造成很坏的影响。经学生工作部及有关院方领导进行细致的调查并证实，为了严肃校纪，教育广大同学，特对参加吵闹的同学在全院通报批评，并开除裘乐学籍。

希望同学们从中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

下面落款一角被风或者什么人撕去了，没有确切的时间，但缪二已经明白裘乐是上学期末就被这所“怡人”的学院无情地除名了！

缪二呆呆地望着这张已被时间拂去新鲜面目的告示，心里风



起云涌。许久，她可怜兮兮地望向门房内的瘦老头：“大爷，您知道裘乐到哪去了吗？”瘦老头儿摇摇头，脸上的神情却忽然愤慨起来：“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，她把何主任一辆崭新的山地车砸了，就跑掉了！”

裘乐！缪二的心脏一阵惊跳，为裘乐不可理喻的过激行为。

走出大铁栅栏门，看着街上南来北往的行人，如鲫的车流。被暖暖的阳光照着，她感到一阵燥热，然后心又慌了起来。

裘乐，你在哪儿？对裘乐的担忧消失殆尽，瞬间转换成对自己尴尬处境的恐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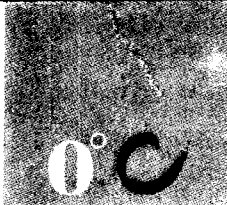
她毫无目标地沿着小巷往前走，没有了疲惫的感觉。不时有招手即停的小中巴停在她身旁，司机和售票员纷纷热情地招徕客人，他们这种目的鲜明的热情使她的心更加恹惶。

所有的人都在想，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！但是她的口袋里只有2元4角钱了。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和她的皮箱坐“团结湖专线”花去了4元钱，又坐112路公交车各花去了1元，现在，想起两个小时前慷慨地送给歌手的那10元钱，她的心开始痛了。

2元4角钱，在这个陌生的繁华的京城能干什么呢？

缪二不由自主地总是把手伸进牛仔裤口袋里去摸那2元4角钱，她汗津津的手已经把它们摸捏得湿漉漉的了。

从前缪二对数字的概念一直很模糊，上街买东西经常被小商贩涮一把，她不会算账，一算账脑子里就一蹋糊涂。但是，现在她一下子就变得心明如灯了，她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清楚楚地知道过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。同时，她还发现自己有了另外一种变化——以前她走路总是昂首挺胸、目不斜视，脚下有个金元宝绊她一下她也未必能看见。但是，现在她却垂着头，目光潜意识地在地面上搜寻着。



她踏上北京还不到4个小时，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地看上这个陌生的让她仰慕已久的都市一眼，它就已经把她改变了。

缪二不知不觉站在了看上去人气很旺的一家商场门前，这个时候她听到了自己的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声，她的泪水怦然而下。然后，她就想到了那个让她刻骨铭心、让她绝望、让她不得不出逃他乡的男人。她泪眼婆娑中看见了一个公用电话亭，她拉着皮箱奔跑过去，皮箱的轮子与水泥地面剧烈摩擦中发出一串刺耳的声音，许多目光惊诧地望向她。

缪二从一个人手里抢下了话筒，迅速地拨出了一串熟悉的号码，她相信，只要听到她的声音，他会立刻飞来把她带回去，或者派一个人来把她从困窘中解救出来。他曾经在这座城市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里读过4年书，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、温馨的回亿，也留下了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懒洋洋的声音，她知道她是谁。她呆怔着说不出话，泪水立刻迷离了她的双眼。

“喂？”电话中的女人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请转212……”她颤着声说。

“你打错了，我们这里没有分机。”那女人挂了电话。

缪二的手一软，话筒便落了回去，发出很重的一声响。

“钱！一分钟一块五！”守电话的女人没好气地说。

她掏出2元钱递给那女人，对方找给她5角钱。

她一手捏着那5角钱，一手提着沉重的皮箱茫然四顾，不知所措。

“请问，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？”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。缪二蓦然回首，愕然看见那个在火车西站卖唱的歌手正望着她微笑，她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。

歌手读懂了她的目光，他用手指了指那个电话亭说：“刚才，你抢了我手中的话筒。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”缪二的脸莫名地红了。

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歌手连忙解释，“我是说，你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我也许可以帮上忙。”

缪二听出来了，歌手的普通话里夹杂着些许湖南口音。

“我真的一无所有了。”缪二晃了晃手中那5角钱，嘴角露出一一种似嘲弄似苦痛又似悲凉的笑意。

“以后你会发现，北京到处都是一无所有的人。”歌手满不在乎地说，并且习惯性地甩了甩他的长发，故作潇洒的样子。

缪二正视着他，他那双坦诚的目光使她瞬间对他产生了信任感。

“跟我来吧。”歌手说，“我不会让你流浪街头的。”



歌手带她上了一辆拥挤的小中巴。

窗外的繁华一晃而过，缪二看见似曾相识的小庄、十里堡街景又闪现在她的视野中，不等她细瞧，又都消失殆尽。

小中巴驰过一座铁路桥，街道两旁的建筑便越来越低矮，车流依旧不断，尘土飞扬。

缪二看出来了，他们正驰向郊区。

大街一旁闪出几所大专院校，另一旁出现一大片平房。小中巴驶入一条小巷停了下来。

“这个地方叫定福庄。”歌手对缪二说，“这很吉利。”歌手扫了眼计价表，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零零碎碎的钱数给司机，并且向他要了一张发票。

缪二跟着歌手在曲里拐弯的小巷里走，好奇地窥视着两旁的院落，她发现几乎所有的院门前都钉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红色铁皮牌，上面写着：“房屋出租户，户主×××，准住人数×人”的字样。

“就这院。”歌手说。

缪二看见了一个标准的北方四合院，青砖砌起的墙，红色的屋檐，灰色的瓦，院里有两棵香椿树，香椿树刚刚发芽。香椿树下摆着一张圆桌，两老头、两老太太正在打麻将。

见他们进来，一位老太太咋呼道：“小曾，你媳妇来了？”老太太呲牙咧嘴的样子吓了缪二一跳，她的豁嘴里有两颗下门牙耸出来几乎戳进鼻孔里。“嗯，今天刚到。”歌手回答，又对缪二说，“这是房东大妈，那是房东大爷”。

缪二连忙向丑陋的老太太和她旁边的长得很周正的老大爷点头。

“你媳妇挺酷嘛！”插话的是一位精瘦的年轻男子，他正坐在一张小方桌前琢磨一盘象棋。

歌手没理他，在缪二耳旁小声说：“房东的小儿子，以后少理他。”

“她刚到。”歌手应道。

歌手带缪二走进一间小屋，一股臭袜子以及霉湿气混杂的气味扑面而来，然后她看见简陋而杂乱的屋里堆满了一堆堆破旧的书。缪二猜测他除了卖唱之外，恐怕还收破烂。